

槩

藝槪卷二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詩槩

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見詩爲天人之合

詩言志孟子文辭志之說所本也思無邪子夏詩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所本也

關雎取摯而有別鹿鳴取食則相呼凡詩能得此旨皆應乎風雅者也

詩序風風也風以動之可知風之義至微至遠矣觀二南詠歌文王之化辭意之微遠何如

變風始柏舟柏舟與離騷同旨讀之當兼得其人之志
也之為
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
頌固以美盛德之形容然必原其所以至之之由以寓
勸勉後人之意則義亦通於雅矣
雅頌相通如頌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近雅雅生民
篤公劉近頌
穆如清風肅雝和鳴雅頌之懿兩言可蔽
詩序正義云比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
先顯後隱故比居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
也文心雕龍比興篇云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

以風興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正義蓋本於此
取象曰比取義曰興語出皎然詩式即劉彥和所謂比
顯興隱之意
詩自樂是一種衡門之下是也自勵是一種坎坎伐檀
兮是也自傷是一種出自北門是也自譽自嘲是一
種簡兮簡兮是也自警是一種抑抑威儀是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此詩人之憂過人也獨寐寤言永
矢弗告此詩人之樂過人也憂世樂天固當如是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出乎外也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入
乎中也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宜其始也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持其終也

眞西山文章正宗綱目云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卽所謂義理也余謂詩或寓義於情而義愈至或寓情於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遺意也

詩喻物情之微者近風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奧者近頌

離騷淮南王比之國風小雅朱子楚辭集註謂其語祀神之盛幾乎頌李太白古風云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蓋有詩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騷也

劉勰辯騷謂楚辭體慢於三代風雅於戰國顧論其體不如論其志志苟可質諸三代雖謂易地則皆然可

耳

漢武帝秋風辭風也瓠子歌雅也瓠子歌憂民之思足繼雲漢文中子何但以秋風爲悔志之萌耶

武帝秋風辭瓠子歌柏梁與羣臣賦詩後世得其一體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爲大宗不待言矣

或問安世房中歌與孝武郊祀諸歌孰爲奇正曰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漢郊祀諸樂府以樂而象禮者也所以典碩肅穆視他樂府別爲一格

秦碑有韻之文質而勁漢樂府典而厚如商周二頌氣體攸別

質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漢詩風與頌多而雅少雅之
義非韋傳諷諫其孰存之
李陵贈蘇武五言但叙别愁無一語及於事實而言外
無窮使人黯然不可為懷至徑萬里兮度沙幕一歌
意味頗淺而漢書蘇武傳載之以為陵作其果然乎
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同一悲慨然古詩兼有豪放曠達
之意與蘇李之一於委曲含蓄有陽舒陰慘之不同
知人論世者自能得諸言外固不必如鍾嶸詩品謂
古詩出於國風李陵出於楚辭也
十九首鑿空亂道讀之自覺四顧躊躇百端交集詩至
此始可謂其中有物也已

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子建則隱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之意鍾嶸品詩不以古直悲涼加於人倫周孔之上豈無見乎

曹子建贈丁儀王粲有云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此意足推風雅正宗至骨氣情采則鍾仲偉論之備矣

公幹氣勝仲宣情勝皆有陳思之一體後世詩率不越此兩宗

陸士衡詩粗枝大葉有失出無失入平實處不妨屢見正其無人之見存所以獨到處亦躋卓絕豈如沾沾戔戔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

劉彥和謂士衡矜重而近世論陸詩者或以累句訾之

然有累句無輕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樂府金石之音風雲之氣能令讀者驚心動魄雖子建諸樂府且不得專美於前他何論焉

阮嗣宗詠懷其旨固爲淵遠其屬辭之妙去來無端不可蹤迹後來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風猶瞻望弗及矣

叔夜之詩峻烈嗣宗之詩曠逸夷齊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趣尙乃自古別矣

野者詩之美也故表聖詩品中有疎野一品若鍾仲偉謂左太沖野於陸機野乃不美之辭然太沖是豪放非野也觀詠史可見

張景陽詩開鮑明遠明遠遒警絕人然練不傷氣必推

景陽獨步若雨諸詩尤爲高作故鍾嶸詩品獨稱者

文心雕龍明詩云景陽振其麗麗何足以盡景陽哉

劉公幹左太沖詩壯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壯

兼悲壯者其惟劉越石乎

孔北海雜詩呂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劉越石重贈盧諶詩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又稱小白相射鉤於讎於晉興復之志同也北海言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越石言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其欲及時之志亦同也鍾嶸謂越石詩出於王粲以格言耳

劉越石詩定亂扶衰之志郭景純詩除殘去穢之情第以清剛儁上目之殆猶未覘厥蘊

嵇叔夜郭景純皆亮節之士雖秋胡行貴元默之致游仙詩假棲遯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乃知識曲宜聽其眞也

曹子建王仲宣之詩出於騷阮步兵出於莊陶淵明則大要出於論語

陶詩有賢哉回也吾與點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遺音其貴尚節義如詠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則亦孔子賢夷齊之志也

陶詩吾亦愛吾廬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懷新物亦具我之情也歸去來辭亦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陶詩云願言躡淸風高舉尋吾契又云卽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可見其玩心高明未嘗不腳踏實地不是倜然無所歸宿也

鍾嶸詩品謂阮籍詠懷之作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余謂淵明讀山海經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親切尤詩之深致也

詩可數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眞陶淵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閒作詩九首其詩之眞更須問耶彼無歲無詩乃至無日無詩者意欲何明

謝才顏學謝奇顏法陶則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爲尤上

陶謝用理語各有勝境鍾嶸詩品稱孫綽許詢桓庾諸
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此由乏理趣耳夫豈尙理之
過哉

謝客詩刻畫微眇其造語似子處不用力而功益奇在
詩家爲獨闢之境

康樂詩較顏爲放手較陶爲刻意鍊句用字在生熟深
淺之間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謂靈運興會標舉延年體裁明
密所以示學兩家者當相濟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
好分優劣

顏延年詩體近方幅然不失爲正軌以其字字稱量而

出無一苟下也文中子稱之曰其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焉有以觀其深矣

延年詩長於廊廟之體然如五君詠抑何善言林下風也所蘊之富亦可見矣

左太沖詠史似論體顏延年五君詠似傳體

韋傅諷諫詩經家之言阮嗣宗詠懷子家之言顏延年五君詠史家之言張景陽雜詩辭家之言

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此鮑明遠賦句也若移以評明遠之詩頗復相似

明遠長句慷慨任氣磊落使才在當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

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此雖意重推薛然亦見鮑之長句何劉沈謝均莫及也

陳孔璋飲馬長城窟機軸開鮑明遠惟陳純乎質而鮑濟以妍所以逆其流者忘其發源所自

謝元暉詩以情韻勝雖才力不及明遠而語皆自然流出同時亦未有其比

江文通詩有淒涼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詩之多情而人之不濟也雖長於雜擬於古人蒼壯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庚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爲唐五絕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勝數

隋楊處道詩甚爲雄深雅健齊梁文辭之弊貴清綺不
重氣質得此可以矯之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觀少陵戲爲六絕句專論四子而
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無意之間

驪珠已得

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
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爲李杜開先人文所
肇豈天運使然耶

曲江之感遇出於騷射洪之感遇出於莊纏緜超曠各
有獨至

太白詩以莊騷爲大源而於嗣宗之淵放景純之儁上

明遠之驅邁元暉之奇秀亦各有所取無遺美焉

宣和書譜稱賀知章草隸佳處機會與造化爭衡非人工可到余謂太白詩佳處亦如之

太白詩舉止極其高貴不下商山采芝人語

海上三山方以爲近忽又是遠太白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殆亦如是

李詩鑿空而道歸趣難窮由風多於雅興多於賦也

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即此四語想見太白詩境

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者有爲言之也屈子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

而遠遊使疑太白誠欲出世亦將疑屈子誠欲輕舉

耶

太白云日爲蒼生憂卽少陵窮年憂黎元之志也天地

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卽少陵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

魚之志也

太白詩雖若昇天乘雲無所不之然自不離本位故放

言實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託也

幕天席地友月交風原是平常過活非廣已造大也太

白詩當以此意讀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神仙猶古之

人耳故知太白詩好言神仙祇是將神仙當賢友初

非鄙薄當世也

太白詩言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樂府形體耳讀者或認作真身豈非皮相

學太白詩當學其體氣高妙不當襲其陳意若言仙言酒言俠言女亦要學之此僧皎然所謂鈍賊者也

學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飾足矣余曰此得手處非下手處也必取太白句意以為祈嚮盡云獵微窮至精乎

杜詩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為深

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一句是杜詩全旨凡其云念關勞肝肺弟妹悲歌裏窮年憂黎元無非離愁而已矣

須其詩貴知其人先儒謂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濟物可爲看詩之法

太白早好縱橫晚學黃老故詩意每託之以自娛少陵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

杜詩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一自詠一贈人皆於論詩無與然其詩之所尚可知

杜詩只有無一字足以評之有者但見性情氣骨也無者不見語言文字也

杜陵云篇終接混茫夫篇終而接混茫則全詩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後有混茫之詩故莊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詩於杜陵乃無遺憾

少陵云詩清立意新又云賦詩分氣象作者本取意與氣象相兼而學者往往奉一以爲宗派焉

杜陵五七古敘事節次波瀾離合斷續從史記得來而蒼莽雄直之氣亦逼近之畢仲游但謂杜甫似司馬遷而不繫一辭正欲使人自得耳

細筋入骨如秋鷹字外出力中藏棱史記杜詩其有焉

近體氣格高古尤難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少陵以前律詩枝枝節節為之氣斷意促前後或不相管攝實由於古體未深耳少陵深於古體運古於律所以開闔變化施無不宜

杜詩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處之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少陵嘗自言之作者本不求知讀者非身當其境亦何容强臆耶

昌黎鍊質少陵鍊神昌黎無疎落處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少陵於鮑庾陰何樂推不厭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

等蟬噪韓之論高而疎不若杜之大而實也

論李杜詩者謂太白志存復古少陵獨開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韻高然眞賞之士尤當有以觀其合焉

王右丞詩一種近孟襄陽一種近李東川淸高名雋各有宜也

王摩詰詩好處在無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騁學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劉文房詩以研鍊字句見長而淸贍閑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儘有法度所以能斷截晚唐家數

高適詩兩唐書本傳並稱其以氣質自高今卽以七古論之體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高常侍岑嘉州兩家詩皆可亞匹杜陵至岑超高實則趣倘各有近焉

元道州著書有惡圓惡曲等篇其詩亦一肚皮不合時宜然剛者必仁此公足以當之

孔門如用詩則於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元次山以此序沈千運詩亦以自寓也

次山詩令人想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輕爵祿意皆起於惻怛爲民不獨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

元韋兩家皆學陶然蘇州猶多一慕陶直可處之意否

尤愛穴山以不必似爲眞似也

韋蘇州憂民之意如元道州試觀高陵書情云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此可與舂陵行賊退示官吏作並讀但氣別婉約耳

錢仲文郎君冑大率衍王孟之緒但王孟之渾成卻非錢郎所及

王孟及大歷十子詩皆尙淸雅惟格止於此而不能變故猶未足籠罩一切

詩文一源昌黎詩有正有奇正者卽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奇者卽所謂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

昌黎贈張籍云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儒者之言所由與任達者異

太白詩多有羨於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從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昌黎詩陳言務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辟奇意幽可爲楚辭招隱士對如柳州天對例也

昌黎七古出於招隱士當於意思刻畫音節遒勁處求之使第謂出於柏梁猶未之盡

若使乘酣騁雄怪此昌黎酬盧雲夫望秋作之句也統觀昌黎詩頗以雄怪自喜

昌黎詩往往以醜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體若用之近體則不受矣是以言各有當也

昌黎自言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余謂其取友亦然觀其寄盧仝云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為孟郊云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以盧孟之詩名而韓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論詩之極則也哉

昌黎送孟東野序稱其詩以附於古之作者薦士詩以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目之又醉贈張祕書云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韓之推孟也至矣後人尊韓抑孟恐非韓意

昌黎東野兩家詩雖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難爭險

惟中有質實深固者存故較李長吉爲老成家數

孟東野詩好處黃山谷得之無一輭熟句梅聖俞得之無一熱俗句

陶謝並稱韋柳並稱蘇州出於淵明柳州出於康樂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韋云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語柳云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是騷人語

劉夢得詩稍近徑露大抵骨勝於白而韻遜於柳要其名雋獨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尊老杜者病香山謂其拙於紀事寸步不移猶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驀澗似也至唐書白居易傳贊引杜

牧諸謂其詩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輕之言未免失實

白香山與元微之書曰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余謂詩莫貴於知道觀香山之言可見其或出或處道無不在

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飢寒勞困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閭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頌其詩顧可不知其人乎

詩尚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
至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樂府與張文昌王仲初同為自出新意其不同
者在此平曠而彼峭窄耳
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緜邈其後李成宗
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較無窠臼與
詩有借色而無真色雖藻繢實死灰耳李義山卻是絢
中有素敖器之謂其綺密瓌妍要非適用豈盡然哉
至或因其韓碑一篇遂疑氣骨與退之無二則又非
其質矣
宋王元之詩自謂樂天後進楊大年劉子儀學義山為

西崑體格雖不高五代以來未能有其安雅

東坡謂歐陽公論大道似韓愈詩賦似李白然試以歐詩觀之雖曰似李其刻意形容處實於韓爲逼近耳

歐陽永叔出於昌黎梅聖俞出於東野歐之推梅不遺餘力與昌黎推東野略同

聖俞詩深微難識卽觀歐陽公云知聖俞者莫如修常問聖俞生平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極賞是其苦心孤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況肯徇常人意乎

梅蘇並稱梅詩幽淡極矣然幽中有雋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見便擊節然雄快不足以盡蘇猶幽淡不

足以盡梅也

王荊公詩學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熱腸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學韓同而未嘗不異也

東坡詩打通後壁說話其精微超曠真足以開拓心胸推倒豪傑

東坡詩推倒扶起無施不可得訣只在能透過一層及善用翻案耳

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來以辯才三昧而為韻言固宜其舌底瀾翻如是

滔滔汩汩說去一轉便見主意南華華嚴最長於此東

坡古詩慣用其法

陶詩醇厚東坡和之以清勁如宮商之奏各自爲宮其美正復不相掩也

東坡題與可畫竹云無窮出清新余謂此句可爲坡詩評語豈偶借與可以自寓耶杜於李亦以清新相目詩家清新二字均非易得元遺山於坡詩何乃以新識之

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爲詩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退之詩豪多於曠東坡詩曠多於豪豪曠非中和之則然賢者亦多出入於其中以其與齷齪之腸胃固遠

絕也

遇他人以爲極艱極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勝此

韓蘇兩家詩意所同

東坡詩意頹放而語遒警頹放過於太白遒警亞於昌

黎

太白長於風少陵長於骨昌黎長於質東坡長於趣

詩以出於騷者爲正以出於莊者爲變少陵純乎騷太

白在莊騷間東坡則出於莊者十之八九

山谷詩未能若東坡之行所無事然能於詩家因襲語

漱滌務盡以歸獨得乃如潦水盡而寒潭清矣

山谷詩取過火一路妙能出之以深雋所以露中有含

透中有鍜合入一見可喜久讀愈有致也

無一意一事不可入詩者唐則子美宋則蘇黃要其胸

中具有鑪錘不是金銀銅鐵强合混合也

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黃皆以意勝惟彼胸襟與手

法俱高故不以精能傷渾雅焉

陳言務去杜詩與韓文同黃山谷陳后山諸公學杜在

此

杜詩雄健而兼虛渾宋西江名家學杜幾於瘦硬通神

然於水深林茂之氣象則遠矣

西崑體貴富實貴清疑積非所尚也西江體貴清實貴

富寒寂非所尚也

西崑體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滅其質也質文不可偏勝西江之矯西崑浸而愈甚宜乎復詒口實與

西江名家好處在鍛鍊而歸於自然放翁本學西江者其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平昔鍛鍊之功可於言外想見

放翁詩明白如話然淺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觀其齋中弄筆詩云詩雖苦思未名家雖自謙實自命也

詩能於易處見工便覺親切有味白香山陸放翁擅場在此

朱子感興詩二十篇高峻寥曠不在陳射洪下蓋惟有

理趣而無理障是以至爲難得

嬰孩始言唯俞而已漸乃由一字以至多字字少者含蓄字多者發揚也是則五言七言消息自有別矣

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騷騷雖出於三百篇而境界一新益醇實瓌奇分數較有多寡也

五言質七言文五言親七言尊幾見田家詩而多作七言者乎幾見骨肉間而多作七言者乎

五言與七言因乎情境如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濯我纓於五言宜甯戚歌滄浪之水白石粲豪蕩感激於七言宜

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揮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節後莫

如尋左司揮霍者前貨如鮑明遠後貨如李太白

五言要如山立時行七言要如鼙鼓軒舞

五言無閒字易有餘味難七言有餘味易無閒字難

七言於五言或較易亦或較難或較便亦或較累蓋善爲者如多兩人任事不善爲者如多兩人坐食也

或謂七言如挽強用長余謂更當挽強如弱用長如短方見能事

潘邠老謂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余謂此例何可盡拘但論句中自然之節奏則七言可以上四字作一

頓五言可以上二字作一頓耳

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當四言兩句如終日不成章之於終日七襄不成報章是也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當五言兩句如明月皎皎照我牀之於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是也是則五言乃四言之約七言乃五言之約矣太白嘗有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說此特意在尊古耳豈可不達其意而誤增閒字以爲五七哉

詩有合兩句成七言者如君子有酒旨且多夜如何其夜未央是也有合兩句成五言者如祈父亶不聰是也後世七言每四字作一頓五言每兩字作一頓而

五言亦或第三字處上上下間皆可以分字界之

七言講音節者出於漢郊祀諸樂府羅事實者出於柏梁詩

七言爲五言之慢聲而長短句互用者則以長句爲慢聲以短句爲急節此固不當與句句七言者並論也

五言第二字與第四字第三字與第五字七言第二字與第四字第四字與第六字第五字與第七字平仄相同則音拗異則音諧講古詩聲調者頗多避諧而取拗然其間雖有天籟不當止以能拗爲古

善古詩必屬雅材俗意俗字俗調苟犯其一皆古之棄也

凡詩不可以助長五古尤甚故詩不善於五古他體雖工弗尚也書譜云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為五古者自亦有取於斯言

七古可命為古近二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綵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一尚風容一尚筋骨此齊梁漢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別也

論詩者謂唐初七古氣格雖卑猶有樂府之意亦思樂府非此體所能盡乎豪傑之士焉得不更思進取

唐初七古節次多而情韻婉詠歎取之盛唐七古節次少而魄力雄鋪陳尚之

大篇轉接夾敘夾議開闔盡變古詩之法近體亦俱有

之惟古詩波瀾較為壯闊耳

律與絕句行間字裏須有曖曖之致古體較可發攄盡意然亦須有不盡者存

律詩取律呂之義為其和也取律令之義為其嚴也

律詩要處處打得通又要處處跳得起草蛇灰線生龍活虎兩般能事當以一手兼之

律詩主意拏得定則開闔變化惟我所為少陵得力在此

律詩主句或在起或在結或在中而以在中為較難蓋限於對偶非高手為之必至物而不化矣

律詩聲諧語儷故往往易工而難化能求之章法不惟

於字句爭長則體雖近而氣脈入古矣

起有分合緩急收有虛實順逆對有反正平串接有遠近曲直欲窮律法之變必先於是求之

律詩既患旁生枝節又患如琴瑟之專壹融貫變化兼之斯善

律詩篇法有上半篇開下半篇合有上半篇合下半篇開所謂半篇者非但上四句與下四句之謂即一句與六句六句與二句亦各爲半篇也

律詩一聯中有以上下句論開合者一句中有以上下半句論開合者惟在相篇法而知所避就焉

律詩手寫此聯眼注彼聯自覺減少不得增多不得若

可增可減則於律字名義失之遠矣

律詩之妙全在無字處每上句與下句轉關接縫皆機竅所在也

律有似乎無起無收者要知無起者後必補起無收者前必豫收

律詩中二聯必分寬緊遠近人皆知之惟不省其來龍去脈則寬緊遠近爲妄施矣

律體中對句用開合流水倒挽三法不如用遮表法爲最多或前遮後表或前表後遮表謂如此遮謂不如彼二字本出禪家昔人詩中有用是非有無等字作對者是有即表非無即遮惟有其法而無其名故爲

拈出

律詩不難於凝重亦不難於流動難在又凝重又流動耳

律體可喻以僧家之律狂禪破律所宜深戒小禪縛律亦無取焉

絕句取徑貴深曲蓋意不可盡以不盡盡之正面不寫寫反面本面不寫寫對面旁面須如觀影知竿乃妙

絕句於六義多取風興故視他體尤以委曲含蓄自然爲尚

以鳥鳴春以蟲鳴秋此造物之借端託寓也絕句之小中見大似之

絕句意法無論先賔後賢先賢後賔總須首尾相銜開
闔盡變至其妙用惟在借端託寓而已

詩以律絕爲近體此就聲音言之也其實古體與律絕
俱有古近體之分此當於氣質辨之

古體勁而質近體婉而妍詩之常也論其變則古婉近
勁古妍近質亦多有之

論古近體詩參用陸機文賦曰絕博約而温潤律頓挫
而清壯五古平徹而閑雅七古煒煜而譎誑

樂之所起雷出地風過簫發於天籟無容心焉而樂府
之所尚可知

文辭志合而爲詩而樂則重聲風雅頌之入樂者姑不

具論即漢樂府飲馬長城窟之青青河畔草與古詩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其音節可微辨矣

九歌樂府之先聲也湘君湘夫人是南音河伯是北音即設色選聲處可以辨之

楚辭大招云四上競氣極聲變只此即古樂節之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也屈子九歌全是此法樂府家轉韻轉意轉調無不以之

樂府聲律居最要而意境即次之尤須意境與聲律相稱乃爲當行

樂府之出於頌者最重形容楚辭九歌狀所祀之神幾於恍惚有物矣後此如漢書所載郊祀諸歌其中亦

若有肸蠁之氣蒸蒸欲出

樂府有陳善納誨之意者雅之屬也如君子行便是

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由是觀之後世樂府近風之體多於雅頌其由來亦已久矣

樂府是代字訣故須先得古人本意然使不能自寓懷抱又未免爲無病而呻吟

樂府易不得難不得深於此事者能使豪傑起舞愚夫愚婦解頤其神妙不可思議

樂府調有疾徐韻有疏數大抵徐疏在前疾數在後者常也若變者又當心知其意焉

古題樂府要超新題樂府要穩如太白可謂超香山可
謂穩

雜言歌行音節似乎無定而實有不可易者存蓋歌行
者樂府支流樂不離乎本宮本宮之中又有自然先
後也

賦不歌而誦樂府歌而不誦詩兼歌誦而以時出之

詩一種是歌君子作歌是也一種是誦吉甫作誦是也
楚辭有九歌與惜誦其音節可辨而知

九歌歌也九章誦也詩如少陵近九章太白近九歌

誦顯而歌微故長篇誦短篇歌敘事誦抒情歌

詩以意法勝者宜誦以聲情勝者宜歌古人之詩疑若

千支萬派然曾有出於歌誦外者乎

文有文律陸機文賦所謂普辭條與文律是也杜詩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使將詩律律字解作五律七律之律則文律又何解乎大抵只是以法爲律耳

詩之局勢非前張後歛則前歛後張古體律絕無以異也

詩以離合爲跌宕故莫善於用遠合近離近離者以離開上句之意爲接也離後復轉而與未離之前相合即遠合也

篇意前後摩盪則精神自出如幽風東山詩種種景物種種情思其摩盪祇在徂歸二字耳

問短篇所尚曰咫尺應須論萬里問長篇所尚曰萬斛之舟行若風二句皆杜詩而杜之長短篇卽如之杜詩又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其意亦可相通相足

長篇宜橫鋪不然則力單短篇宜紆折不然則味薄

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用之長篇此如黃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直也然卽短至絕句亦未嘗無尺水興波之法

長篇以叙事短篇以寫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誦此皆題實司之非人所能與

伏應提頓轉接藏見倒順綰插淺深離合諸法篇中段

中聯中句中均有取焉然非渾然無迹未善也

少陵寄高達夫詩云佳句法如何可見句之宜有法矣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從章法篇法來者

河水清且漣猗闗闗車之聲皆是五言且皆是上二字下三字句法而意有順倒之不同

詩無論五七言及句法倒順總須將上半句與下半句比權量力使足相當不然頭空足弱無一可者

鍊篇鍊章鍊句鍊字總之所貴乎鍊者是往活處鍊非往死處鍊也夫活亦在乎認取詩眼而已

詩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數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數句爲眼者有以一句爲眼者有以一二字

爲眼者

冷句中有熱字熱句中有冷字情句中有景字景句中有情字詩要細筋入骨必由善用此字得之

詩有雙關字有偏舉字如陶詩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雲爲水魚是偏舉高遊是雙關偏舉舉物也雙關關己也

問韻之相通與不相通以何爲憑曰憑古古通者吾亦通之毛詩楚辭漢魏六朝詩杜韓諸大家詩以及他古書中有韻之文皆其準驗也

辨得平聲韻之相通與不相通斯上聲去聲之通不通因之而定東冬江通則董腫講通矣送宋絳亦通矣

推之支微齊佳灰通則紙尾薺蟹賄通寘未霽泰卦隊通魚虞通則語麌通御遇通眞文元寒刪先通則軫吻阮旱潸銑通震問願翰諫霰通蕭肴豪通則篠巧皓通嘯效號通歌麻通則哿馬通箇禡通庚青蒸通則梗迥通敬徑通侵覃鹽咸通則寢感儉豏通沁勘豔陷通陽無通則養亦無通漾亦無通尤無通則有亦無通宥亦無通

入聲韻之通不通亦於平聲定之東冬江通則屋沃覺通質文元寒刪先通則質物月曷黠屑通庚青蒸通則陌錫職通侵覃鹽咸通則緝合葉洽通陽無通則藥亦無通

論詩者或謂鍊格不如鍊意或謂鍊意不如鍊格惟姜白石詩說爲得之曰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

文所不能言之意詩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詩善醉醉中語亦有醒時道不到者蓋其天機之發不可思議也故余論文旨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論詩旨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詩之所貴於言志者須是以直溫寬栗爲本不然則其爲志也荒矣如樂記所謂喬志溺志是也

詩之言持莫先於內持其志而外持風化從之

古人因志而有詩後人先去作詩卻推究到詩不可以

徒作因將志入裏來已是倒做了況無與於志者乎

文心雕龍云嵇志清峻阮旨遙深鍾嶸詩品云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劉越石仗清剛之氣余謂志旨才氣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實此四字詩家不可缺一也

思無邪思字中境界無盡惟所歸則一耳嚴滄浪詩話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似有得於此意

雅人有深致風人騷人亦各有深致後人能有其致則風雅騷不必在古矣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過曰春往冬來耳有何

意味殊柔複方華雨雪載塗與此又似同而異須辨

解八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別見孝弟之性余謂孝弟之性乃其所以温雅也二而言之安仁於是爲不知詩矣

謝靈運詩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下句意須離不得上句不然是名教外別有所謂神理矣

不發乎情即非禮義故詩要有樂有哀發乎情未必即禮義故詩要哀樂中節

天之禍人也莫過於予以性情之正人之自禍也莫過於正其性情從事於詩而有得則樂而不荒憂而不

問何謂如之

景有大小情有久暫詩中言景既患大小相混又患大小相隔言情亦如之

興與比有闊狹之分蓋比有正而無反興兼反正故也

昔人謂激昂之言出於興此興字與他處言興不同激昂大抵只是情過於事如太白詩欲上青天覽日月是也

山之精神寫不出以煙霞寫之春之精神寫不出以草樹寫之故詩無氣象則精神亦無所寓矣

詩格一爲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賢不肖也一爲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貧富貴賤也

詩品出於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舉誅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勞來從俗富貴者無譏焉

言詩格者必及氣或疑太鍊傷氣非也傷氣者蓋鍊辭不鍊氣耳

氣有清濁厚薄格有高低雅俗詩家泛言氣格未是

林艾軒謂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余謂此論未絕誣黃而易蘇然推以論一切之詩非獨女態當無雖丈夫之貴賤賢愚亦大有辨矣

詩以悅人爲心與以夸人爲心品格何在而猶譊譊於品格其何異溺人必笑耶

或問詩偏於敍則掩意偏於議則病格此說亦辨意格

者所不遺否曰遺則不是執則淺矣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後世爲詩者於碩好二字須善認

使非眞碩必且迂非眞好必且靡也

詩不淸則蕪不穆則露穆如淸風官吉甫合而言之

凡詩迷離者要不閒切實者要不盡廣大者要不廓精

微者要不僻

詩要避俗更要避熟剝去數層方下筆庶不墮熟字界

裏

詩要超乎空欲二界空則入禪欲則入俗超之之道無

他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或問詩何爲富貴氣象曰大抵富如昔人所謂函蓋乾坤貴如所謂截斷衆流便是

詩質要如銅牆鐵壁氣要如天風海濤

詩不可有我而無古更不可有古而無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

鍾嶸謂阮步兵詩可以陶寫性靈此爲以性靈論詩者所本杜詩亦云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元微之作杜工部墓誌深薄宋齊間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其實性靈光景自風雅肇興便不能離在辨其歸趣之正不正耳

詩涉脩飾便可憎鄙而脩飾多起於貌爲有學而不養

本體晉東海王越與阮瞻書曰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善夫

詩一往作遺世自樂語以爲仙意不知卻是仙障仙意須如陰長生古詩遊戲仙都顧愍群愚二語庶爲得之抑度人經所謂悲歌朗太空也

詩一戒滯累塵腐一戒輕浮放浪凡出辭氣當遠鄙倍詩可知矣

詩中固須得微妙語然語語微妙便不微妙須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觸著乃足令人神遠

花鳥纏緜雲雷奮發絃泉幽咽雪月空明詩不出此四境

詩要嚶嚶草蟲聞而知也趯趯阜螽見而知也有車鄰鄰知而聞也有馬白顛知而見也詩有外於知與聞見者耶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上四字其知也下五字獨得也凡佳章中必有獨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獨得之字惟在首在腰在足則不必同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六一賞之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賞之此等處古人自會心有在後人或强解之或故疑之皆過矣

藝彀卷二終

藝概卷二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賦概

班固言賦者古詩之流其作漢書藝文志論孫卿屈原賦有惻隱古詩之義劉勰詮賦謂賦為六義附庸可知六義不備非詩即非賦也

賦古詩之流古詩如風雅頌是也即離騷出於國風小雅可見

言情之賦本於風陳義之賦本於雅述德之賦本於頌

李仲蒙謂敘物以言情謂之賦索物以託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此明賦比興之別也然賦中未嘗

不兼具比興之意

詩爲賦心賦爲詩體詩言持賦言鋪持約而鋪博也古詩人本合二義爲一至西漢以來詩賦始各有專家

賦起於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爲賦以鋪陳之斯於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楚辭招魂云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曰至曰極此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所謂欲人不能加也

樂章無非詩詩不皆樂賦無非詩詩不皆賦故樂章詩之宮商者也賦詩之鋪張者也

賦別於詩者詩辭情少而聲情多賦聲情少而辭情多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云昔之爲文者非苟尙辭而已

正見賦之尚辭不待言也

古者辭與賦通稱史記司馬相如傳言景帝不好辭賦漢書揚雄傳賦莫深於離騷辭莫麗於相如則辭亦爲賦賦亦爲辭明甚

騷爲賦之祖太史公報任安書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不別名騷劉勰辯騷曰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又曰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

太史公屈原傳曰離騷猶離憂也於離字初未明下註腳應劭以遭訓離恐未必是王逸楚辭章句離別也騷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爲得之然不若

屈子自云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尤見離而騷者爲君非爲私也

離騷云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九章云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屈子見疑愈信被謗愈忠於此見矣

班固以屈原爲露才揚已意本揚雄反離騷所謂知衆嫭之嫉妬兮何必揚纍之蛾眉是也然此論殊損志士之氣王陽明弔屈平廟賦衆狂穉兮謂纍揚已二語眞足令讀者稱快

騷辭較肆於詩此如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浮夸中自有謹嚴意在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淮南以此傳騷而太史公引之少陵詠宋玉宅云風流儒雅亦吾師亦字下得有眼蓋對屈子之風雅而言也

賦當以眞僞論不當以正變論正而僞不如變而眞屈子之賦所由尚已

變風變雅變之正也離騷亦變之正也跪敷衽以陳辭今耿吾既得此中正屈子固不嫌自謂

離騷東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極開闔抑揚之變而其中自有不變者存

荀卿之賦直指屈子之賦旁通景以寄情文以代質旁通之妙用也

王逸云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
百神似若仙者余案此但得其文之似尚未得其旨
屈之旨蓋在臨睨夫舊鄉不在涉青雲以汎濫遊也
騷之抑遏蔽掩蓋有得於詩書之隱約自宋玉九辯已
不能繼以才穎漸露故也

頓挫莫善於離騷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一兩句皆有之
此傳所謂反覆致意者

敘物以言情謂之賦余謂楚辭九歌最得此訣如嫋嫋
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正是寫出目眇眇兮愁予
來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正是寫出思公子兮
未敢言來俱有目擊道存不可容聲之意

楚辭九歌兩言以蔽之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九歌與九章不同九歌純是性靈語九章兼多學問語

屈子九歌如雲中君之猋舉湘君之夷猶山鬼之窈窕國殤之雄毅其擅長得力處已分明一一自道矣

屈子之文取諸六氣故有晦明變化風雨迷離之意讀山鬼篇足覘其槩

屈子之辭沈痛常在轉處氣締轉而自締悲回風篇語可以借評

屈子橘頌云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又云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天地伯夷大矣而借橘言之故得不迂而妙

橘頌品藻精至在九章中尤純乎賦體史記屈原傳云

乃作懷沙之賦知此類皆可以賦統之
長卿大人賦出於遠遊長門賦出於山鬼王仲宣登樓
賦出於哀郢曹子建洛神賦出於湘君湘夫人而屈
子深遠矣
屈子以後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賈生惜誓情之綿邈莫
如宋玉悲秋骨之奇勁莫如淮南招隱士
宋玉招魂在楚辭為尤多異采約之亦只兩境一可喜
一可悕而已
問招魂何以備陳聲色供具之盛曰美人為君子珍寶
為仁義以張平子四愁詩序通之思過半矣且觀其
所謂不可以託不可以止之處非即水深雪雰為小

人之例乎

宋玉風賦出於雅登徒子好色賦出於風二者品居最上釣賦縱横之氣駿駿乎入於說術殆其降格爲之

文心雕龍云楚人理賦隱然謂楚辭以後無賦也李太白亦云屈宋長逝無堪與言

朱子答呂東萊謂屈宋唐景之文其言雖侈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於是屏絶不復觀按朱子此言特有爲而發觀其爲楚辭集註何嘗不取諸家好處

賈誼惜誓弔屈原服賦俱有鑿空亂道意騷人情境於斯猶見

服賦爲賦之變體即其體而通之凡能爲子書者於賦

皆足自成一家

惜誓余釋以爲惜者惜己不遇於時發乎情也誓者誓己不改所守止乎禮義也此與篇中語意俱合王逸注哀惜懷王與己約信而復背之其說似淺

讀屈賈辭不問而知其爲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傳陶淵明之合贊非徒以其遇殆以其心

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後來難並矣惟奇偶一境雖亦詩騷之變而尚有可廣此淮南招隱士所以作與王無功謂辭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余謂賦之足當此評者蓋不多有前此其惟小山招隱士乎

屈子之賦賈生得其質相如得其文雖途徑各分而無庸軒輊也揚子雲乃謂賈誼升堂相如入室以已多依傚相如故耳

賈生之賦志勝才相如之賦才勝志賈馬以前景差宋玉已若以此分途今觀大招招魂可辨

相如一切文皆善於架虛行危其賦旣會造出奇怪又會撮入窅冥所謂似不從人間來者此也至模山範水猶其末事

屈子之賦筋節隱而不露長卿則有迹矣然從長篇學長卿入門較易

相如之淵雅鄒陽枚乘不及然鄒枚雄奇之氣相如亦

當避謝

漢書枚乘傳梁客皆善辭賦乘尤高則知當日賦名重於相如矣後世學相如之麗者還須以乘之高濟之

枚乘七發出於宋玉招魂枚之秀韻不及宋而雄節殆於過之

班倢伃擣素賦怨而不怒兼有塞淵温惠淑慎六字之長可謂深得風人之旨

後漢趙元叔窮魚賦及刺世嫉邪賦讀之知為抗髒之士惟徑直露骨未能如屈賈之味餘文外耳

建安名家之賦氣格遒上意緒綿邈騷人清深此種尙延一綫後世不問意格若何但於辭上爭辯賦與騷

始異道矣

楚辭風骨高西漢賦氣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漢而復於
楚辭者若其至與未至所不論焉

問楚辭漢賦之別曰楚辭按之而逾深漢賦恢之而彌
廣

楚辭尚神理漢賦尚事實然漢賦之最上者機括必從
楚辭得來

或謂楚賦自鑄偉辭其取鎔經義疑不及漢余謂楚取
於經深微周浹無迹可尋實乃較漢尤高

楚辭賦之樂漢賦賦之禮歷代賦體只須本此辨之

屈靈均陶淵明皆狂狷之資也屈子離騷一往皆特立

獨行之意陶自言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
貽俗患其賦品之高亦有以矣
屈子辭雷塡風颯之音陶公辭木榮泉流之趣雖有一
激一平之別其爲獨往獨來則一也
離騷不必學三百篇歸去來辭不必學騷而皆有其獨
至處固知異古自與摹古異也
屈子之纏綿枚叔長卿之巨麗淵明之高逸宇宙間賦
歸趣總不外此三種
李白大獵賦序云辭欲壯麗義歸博達似約相如答盛
覽問賦之旨而自賦亦允足稱之
李白大鵬賦序云觀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大獵賦

序於相如子虛上林子雲長楊羽獵且謂雖齷齪之甚皆見尊題法尊題則賦之識見氣體不由不高矣

韓昌黎復志賦李習之幽懷賦皆有得於騷之波瀾意度而異其迹象故知獵豔辭拾香草者皆童蒙之智也

孫可之大明宮賦語極遒練意多勸誡與李習之幽懷賦殊塗並美

唐之劉復愚宋之黃山谷皆學楚辭而困躓者然一種孤峻之致正復難蹤特未可為舉肥之相者道耳

周禮太師之職始見賦字鄭註賦之言鋪而於鋪之原委仍引而未發也

鋪有所鋪有能鋪司馬相如答盛覽問賦書有賦迹賦心之說迹其所心其能也心迹本非截然爲二覽聞其言乃終身不敢言作賦之心抑何固哉且言賦心不起於相如自楚辭招魂同心賦些已發端矣

楚辭涉江哀郢江郢迹也涉哀心也推諸題之但有迹者亦見心但言心者亦具迹也

賦辭欲麗迹也義欲雅心也麗辭雅義見文心雕龍詮賦前此揚雄傳云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法言云詩人之賦麗以則則與雅無異旨也

古人賦詩與後世作賦事異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諷諫周語瞍賦矇誦是也一以言志左傳趙

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韓宣子
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是也言志諷諫非
雅麗何以善之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悲其志敘傳曰作辭以諷諫志與
諷諫賦之體用具矣
屈兼言志諷諫馬揚則諷諫為多至於班張則揄揚之
意勝諷諫之義鮮矣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屈子言志之指無已太康職思其
居馬揚諷諫之指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
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敘傳曰子虛之事大

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揚雄甘泉賦序曰奏甘泉賦以風羽獵賦序曰聊因校獵賦以風之長楊賦序曰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賦之諷諫可於斯取則矣

古人一生之志往往於賦寓之史記漢書之例賦可載入列傳所以使讀其賦者即知其人也

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文心雕龍詮賦曰體物寫志余謂志因物見故文賦但言賦體物也

董廣川士不遇賦云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此即正誼明道之旨司馬子長悲士不遇賦云沒世無聞古人唯恥此即述往事思來者之情

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云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此即屢空晏如之意可見古人言必由志也

漢書藝文志曰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余案所謂失志者在境不在己也屈子懷沙賦云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如此雖謂失志之賦即勵志之賦可矣

鄒陽獄中上書氣盛語壯禰正平賦鸚鵡於黃祖長子座上蹙蹙焉有自憐依人之態於生平志氣得無未稱

志士之賦無一語隨人笑歎故雖或顛倒複沓糾繆隱晦而斷非文人才客求慊人而不求自慊者所能擬

效

雄雉之詩瞻彼日月兩章自來賢人失志之賦不出此意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若一涉怨天尤人豈有是處

漢書藝文志言賢人失志之賦有惻隱古詩之意余謂江湖憂君廟堂憂民惻隱不獨失志然也觀姬公東山七月可見

或問古人賦之言志者漢如崔篆之慰志馮衍之顯志魏如劉楨之遂志丁儀之勵志晉如棗據之表志曹攄之述志然則賦以徑言其志爲尚乎余謂賦無往而非言志也必題是志而後其賦爲言志則志或幾

乎息矣
實事求是因寄所託一切文字不外此兩種在賦則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喪志其賦亦不可已乎
風詩中賦事往往兼寓比興之意鍾嶸詩品所由竟以寓言寫物為賦也賦兼比興則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際不必有言也以賦相示而已不然賦物必此物其為用也幾何
春有草樹山有烟霞皆是造化自然非設色之可擬故賦之為道重象尤宜重興興不稱象雖紛披繁密而生意索然能無為識者厭乎
賦與譜錄不同譜錄惟取誌物而無情可言無采可發

則如數他家之寶無關己事以賦體視之孰爲親切且尊異耶

賦必有關著自己痛癢處如嵇康敘琴向秀感笛豈可與無病呻吟者同語

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盪而賦出焉若與自家生意無相入處則物色祇成閒事志士遑問及乎

賦欲不朽全在意勝楚辭招魂云賦先之以結撰至思眞乃千古篇論

賦家主意定則群意生試觀屈子辭中忌己者如黨人憫己者如女嬃靈氛巫咸以及漁父別有宗尚詹尹

不關是非皆由屈子先有主意是以相形相對者皆
若昔然借來拱向注射之耳
周南卷耳四章只嗟我懷人一句是點明主意餘者無
非做足此句賦之體約用博自是開之
賦兼敘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橫義也敘者一先一後
豎義也
司馬長卿論賦云一經一緯或疑經可言一緯不可言
一不知乃舉一例百合百爲一耳
賦欲縱橫自在係乎知類太史公屈原傳曰舉類邇而
見義遠敘傳又曰連類以爭義司馬相如封禪書曰
依類託寓枚乘七發曰離辭連類皇甫士安敘三都

賦曰觸類而長之

張融作海賦不道鹽因顧凱之之言乃益之姚鉉令夏竦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得六千字可知賦須當有者盡有更須難有者能有也

司馬長卿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成公綏天地賦序云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意與長卿宛合

賦取窮物之變如山川草木雖各具本等意態而隨時異觀則存乎陰陽晦明風雨也

賦家之心其小無內其大無垠故能隨其所值賦像班

形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賦以象物按實肖象易憑虛構象難能構象象乃生生
不窮矣唐釋皎然以作用論詩可移之賦
賦之妙用莫過於設字訣看古作家無中生有處可見
如設言值何時處何地遇何人之類未易悉舉
賦必合數章而後備故大言小言兩賦俱設為數人之
語準此意則知賦用一人之語者亦當以參伍錯綜
出之
賦須曲折盡變孔穎達謂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此第明
賦之義非論其勢勢曲固不害於義直也
賦取乎麗而麗非奇不顯是故賦不厭奇然往往有以

竟體求奇轉至不奇者由不知以搆奇爲復奇地耳

譚友夏論詩謂一篇之朴以養一句之靈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朴此說每爲談藝者所訶然徵之於古未嘗不合如秦風小戎言念君子以下即以靈回朴也其上皆以朴養靈也豳風東山每章之意俱因收二句而顯若敦彼獨宿以及其新孔嘉云云皆靈也每一句之前皆朴也賦家用此法尤多至靈能起朴更可隅反

賦中駢偶處語取蔚茂單行處語取清瘦此自宋玉相如已然

賦之體由古久矣古之大要有五性情古義古字古音節

古筆法古

古賦雖在意創獲而語自然或但執言之短長聲之高下求之猶未免刻舟之見

古賦調拗而諧采淡而麗情隱而顯勢正而奇

古賦意密體疎俗賦體密意疎

俗賦一開口便有許多後世事迹來相困躓古賦則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豈肯屋下蓋屋耶

賦兼才學才如漢書藝文志論賦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傳曰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學如揚雄謂能讀賦千首則善為之

以賦視詩較若紛至沓來氣猛勢惡故才弱者往往能

爲詩不能爲賦積學以廣才可不豫乎

賦從貝欲其言有物也從武欲其言有序也書貝乃貝

玉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意可思矣

古人稱不歌而誦謂之賦雖賦之卒往往系之以歌如

楚辭亂曰重曰少歌曰倡曰之類皆是也然此乃古

樂章之流使早用於誦之中則非體矣大抵歌憑心

誦憑目方憑目之際欲歌焉庸有暇乎

楚辭惜誦無歌調九歌無誦調歌誦之體於斯可辨

言騷者取幽深柳子厚謂參之離騷以致其幽蘇老泉

謂騷人之情深是也言賦者取顯亮王文考謂物以

賦顯陸士衡謂賦體物而瀏亮是也然二者正須相

用乃見解人

學騷與風有難易風出於性靈者爲多故雖婦人女子無不可與騷則重以脩能嫻於辭令非學士大夫不能爲也賦出於騷言典致博既異家人之語故雖宏達之士未見數數有作何論隘胸襟之聞見者乎

范梈論李白樂府遠別離篇曰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詞義反復屈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而亂也余謂此數語可使學騷者得門而入然又不得執形似以求之

騷調以虛字爲句腰如之於以其而乎夫是也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平仄異爲諧調平仄同爲拗調如帝

高陽之苗裔兮攝提貞於孟陬兮之於二字爲腰陽

貞腰上字裔陬句末字陽平裔仄爲異貞陬皆平爲

同九歌以兮字爲句腰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句調

諧拗亦準此如吉日兮辰良日仄良平浴蘭湯兮沐

芳湯芳皆平

賦長於擬效不如高在本色屈子之騷不沾沾求似風

雅故能得風雅之精長卿大人賦於屈子遠遊未免

落擬效之迹

賦有夷險二境讀楚辭湘君湘夫人便覺有逍遥容與

之情讀招隱士便覺有罔沕憭栗之意

戴安道畫南都賦范宣歎爲有益知畫中有賦即可知

賦中宜有議矣

以精神代色相以議論當鋪排賦之別格也正格當以色相寄精神以鋪排藏議論耳

賦蕴有思勝於辭者荀卿禮智雲蠶諸賦篇雖短卻已想透無遺陸士衡文賦精語絡驛其曰非華說之所能精命意蕴可見矣

以老莊釋氏之旨入賦固非古義然亦有理趣理障之不同如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云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此理趣也至云悟遺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元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則落理障甚矣

賦有以所紀之事實重者如王無功遊北山賦似不過寫其閒適曠達之意然敘文中子一段抽出之足爲文獻之徵乃賦中有關係處也

揚子雲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然壯夫自有壯夫之賦不然則周公尹吉甫敘事之作亦不足稱矣楊德祖答臨淄侯牋先得我心

賦因人異如荀卿雲賦言雲者如彼而屈子雲中君亦雲也乃至宋玉高唐賦亦雲也晉楊乂陸機俱有雲賦其旨又各不同以賦觀人者當於此著眼

詩持也此義通之於賦如陶淵明之感士不遇持已也李習之之幽懷持世也

名士之賦欺老嗟卑俗士之賦從諛導佞以持己持世之義準之皆當見斥也況流連般樂者耶

賦尙才不如尙品或竭盡雕飾以夸世媚俗非才有餘乃品不足也徐庾兩家賦所由卒未令人滿志與

升高能賦升高雖指身之所處而言然才識懷抱之當高卽此可見如陶淵明言登高賦新詩亦有微旨

或問左思三都賦序以升高能賦爲頌其所見所見或不足賦奈何曰嚴滄浪謂詩有別材別趣余亦謂賦有別眼別眼之所見顧可量耶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劉彥和詮賦曰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余論賦則曰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